

# 齊白石與徐悲鴻

## 徐悲鴻外傳終篇

● 戚宜君

### 白石老人引為知己

徐悲鴻與齊白石締交是在民國十八年（公元一九二九年），當時齊白石是六十七歲，而徐悲鴻祇不過是三十四歲而已。兩人年齡相差了一倍，性情卻十分投契。

抗戰勝利以後，徐悲鴻來到北平，闊別了十七年，再見到齊白石時，他已經是八十四歲的老人了，然而身體硬朗，精神飽滿；而徐悲鴻雖然才祇是五十歲出頭，卻未老先衰，病魔纏身，兩人唏噓相對，恍如隔世。

徐悲鴻對齊白石在繪畫上的寫實風格非常欽佩，更對他的貧苦出身，奮鬥有成產生了由衷的認同，因此，在他們分別後的十七年中，不時都有書信往還。抗戰期間，徐悲鴻在南洋各地晃蕩了三年，曾經寫過不少懷念齊白石的詩，茲錄四首如後，以概其餘：

烽煙滿地動干戈，縹緲湘靈意若何；  
最是繫情回首望，秋風裊裊洞庭波。  
卅載京華北斗尊，筆歌墨舞氣縱橫；  
聲名中允契闊久，庾信文章老更成。

幻想凝成幻景開，江山終古屬天才；  
車輪舟楫遍難借，願送崑崙喜馬來。  
亂離阻我不相見，屈指翁年已八旬；  
猶是壯年時氣盛，必當八十始為春。

徐悲鴻由南洋回國後，有幾年的時光與淪陷區的齊白石斷了音信，勝利後立刻致書白石老人，很快的便收到回信，敘述他安貧度日，身體尚健，結尾並說：「生我者父母，知我者悲鴻也。」

### 刻意款待湖南女婿

徐悲鴻到了北平以後，帶著廖靜文前往西城跨車胡同探望齊白石，廖靜文對齊白石的印象是銀髯拂胸，溫文和藹，腰際繫了一大串鑰匙，稍一移動便叮噠作響；而齊白石則對廖靜文說：「你好高啊！我們湖南女孩子像你這樣高挑的並不多見啊！」其實廖靜文身高祇不過一百六十五公分而已，但在女孩子中已經有鶴立雞群的態勢了。

齊白石哆哆嗦嗦的從上了三道鎖的大木櫃中，拿出了許多糕點，並打趣著說：「悲鴻當了我

們湖南的女婿，不能不好好招待啊！」

自然，齊白石也成了北平藝專的教授，彼此交往非常密切，互相談論著愉快的經驗或訴說不順心的遭際。遇到不好遽下決定的事，輒以徐悲鴻一言為決；遇到買賣畫的錢算不清楚時，齊白石也來找徐悲鴻替他算，總之，對於徐悲鴻說什麼，齊白石無不信服就是。

尤其是他們兩人有許多合作的畫幅，頗受一般人士的珍視，認為是難得一見的絕配與佳構。徐悲鴻畫雞，齊白石便補塊石頭；齊白石畫蜻蜓，徐悲鴻便補束花草；這樣的合作無間，使得藝壇人士為之欣羨不已。

每次徐悲鴻到跨車胡同去看齊白石時，坐在他那裝了鐵柵欄的畫室裡，大聲的談笑著，因為白石老人年近九旬，耳朵已經有點重聽了。每次離開時，白石老人都是安祥的拄著手杖，送到大門口，站在台階上，一直目送他們走遠了才回轉家門。

自從徐悲鴻買下了東受祿街的宅院以後，寬闊的庭院裡，白天有大樹蔭涼，並有滿園的菜蔬、花木及韓國草皮，齊白石覺得頗有一些田園風

光的模樣，因而便有事沒事就溜到徐家；尤其是夏天，白晝在大樹蔭下乘涼品茗，直到夜晚便在院子裡納涼望月；就算是徐悲鴻不在家，齊白石也可以同廖靜文有一搭沒一搭的用湖南土話聊上半天呢！

齊白石的生命有三個女人，一個是陳春君，算是結髮妻子，生下三男兩女，株守田園，待在湖南湘潭老家；一個是胡寶珠，算是側室，結婚時才剛滿十八歲，而齊白石已經五十七歲了，接連生下四男三女，由於生育繁密，健康大受影響，四十二歲便去世了；這時齊白石是八十三歲，經人介紹，請來了一位夏文珠女士擔任看護，四十多歲年紀，白白淨淨的，是一個寡婦，原本是要作為續絃的，由於齊家子女堅決反對，才以看護名義留在齊家，照顧白石老人的生活起居。

夏文珠善解人意，精明能幹，沒有多久工夫，便取代了胡寶珠的地位，照顧齊白石飲食起居，侍候齊白石作畫，名義上雖為看護，實質上已具備了「夫人」的氣勢；齊白石對她言聽計從，多所倚重，而她也以白石老人的代表自居，應付內外一切事務，導致齊家子女對她極為不滿，但齊白石則已到了不可須臾離開夏文珠的程度。

從抗戰勝利前一年，一直到七年以後，夏文珠忽然為了一點小事衝突，負氣離開了跨車胡同齊家，於是齊白石生活秩序大亂，遂由兒子扶著顛巍巍的來找徐悲鴻，眼睛裡含著淚水，十分難過的對徐悲鴻說：「就是一件東西，用了七年，也捨不得丟掉，何況是個人呢！」

齊白石神情恍惚，失魂落魄的望著徐悲鴻，

面部表情是一幅求助的模樣，他相信徐悲鴻一定有辦法幫助他想法子解決。

徐悲鴻極力安慰他不可急壞了身子，並對他說：「我馬上叫靜文去找她回來！」

說得容易，到那兒去找啊？廖靜文把夏文珠可能前往的親戚朋友家都找遍了，就是不見夏文珠的蹤影，累得個半死，卻一點眉目也沒有，不免心中有氣，甚至不願再去尋找了。

徐悲鴻說：「千萬不可意氣用事，一定要設法找到夏文珠，無論如何要把她勸回來，你不看見白石老人天天都來我們家打聽消息嗎？怎好使他老人家絕望！」

皇天不負苦心人，廖靜文幾經折騰，終於在胡政之家裡找到了夏文珠的蹤跡，但她馬上就要與別人結婚了，正在趕辦嫁衣，已經不可能回到齊白石身邊了。按照夏文珠的說法是：「我侍候了他七年，沒名沒份，飽受齊家子女的岐視，我已經五十多歲了，總該為自己晚年打算打算啊！現在總算還有人要我，再過幾年爬都爬不動了，倘若他兩腿一伸，我可怎麼辦啊！」

說得入情入理，廖靜文也莫可奈何，只好把實際情形婉轉的告訴了齊白石，齊白石非常感傷，但也無計可施，曾經無限唏噓的作了一首懷念夏文珠女士的詩云：

眼食扶持百事精，頤年享受亦前因；  
一朝別去無人管，始識文珠七載情。

一個九十歲的老人，總得有人早晚晚貼身照顧才行，兒女雖親，照顧起年邁的老人家，總有些不方便之處，也有些不耐煩的傾向；因此，

必須再找一個合適的人來照顧齊白石。東找西問，登報招聘，都由廖靜文一手包辦；無奈老人家脾氣古怪，找來的護士又各有習慣及限制因素，因而經常更換護士，弄得廖靜文也不勝其煩。

### 一籃桃子童心大動

桃樹生長得很快，三年下來徐悲鴻所種植在院子裡的水蜜桃已經開花結果了。夏天來時果實紅艷欲滴的掛滿枝頭，為了讓白石老人增添一些喜悅，徐悲鴻特別故作慎重其事的柬邀白石老人前來主持摘桃大典，並用徐悲鴻的校長專車把白石老人接了來；正值雨後，老人家非常高興，笑呵呵的站在滴著水珠的桃樹旁，一個一個摘下那紅艷豐滿的水蜜桃；廖靜文捧著籃子接著老人摘下的桃子，不一會兒便摘下了一籃，白石老人滿佈皺紋的臉上，綻放著愉快而柔和的笑容。

恰好是端陽佳節，廖靜文特意準備了湖南鄉下的應節菜式，齊白石吃得非常過癮，飯後一時興起，特別為廖靜文畫了一幅「萸蒲圖」，並題詩云：

歲歲端陽節，萸蒲插滿門；  
果然真是劍，應享太平春。

言下之意對於時局的紊亂，不免有些怨懣與無奈，在午餐的過程中，白石老人不時的注視著擺在案頭籃子裡的桃子，眼神與模樣都像極了幼兒們巴望糖果的神情。俗話說：「老老小小，童叟相仿。」老人家在某些動作與心態上，與幼兒是頗為相像的啊！

飯後移時，廖靜文提著那籃桃子，坐車把白

石老人送回跨車胡同，攙扶他下車時，白石老人還說讓桃子先行；於是廖靜文高舉著一籃桃子走在前面，白石老人目不轉睛的望著桃子，意氣風發的回到了裝著鐵柵欄的畫室。

人嘛！莫不珍愛一切美好的東西，尤以藝術家為然。一籃紅艷豐滿的水蜜桃，就是十分美好的東西，難怪會引起九十高齡的白石老人童心大動呢！

### 選購名畫一擲萬金

故都北平的琉璃廠是書畫骨董的集散地，古今的名家字畫與奇珍異寶不計其數。徐悲鴻前兩次在故都停留時，祇是在琉璃廠四處瀏覽，望洋興嘆而已，根本沒有能力購買一件像樣的藝品；此番徐悲鴻長住北平，身分是藝專校長，賣畫的收入可觀，已經有了足夠的購買能力，因此琉璃廠的書畫商家一見徐悲鴻前來，便爭相以藝術精品向他獻寶，大家已經認定他是一個非常爽快的買主。

有時商家認為是一幅好畫，徐悲鴻卻不屑一顧；有時商家覺得不過是一幅普普通通的書畫，徐悲鴻竟然眼睛一亮，接著便讚不絕口，碰到這種狀況，商家便暗地裡使壞，原本是祇計算標價一萬元還可以七折八扣的價碼，驟然間可以飛漲到十萬元，而徐悲鴻常常是二話不說便照價收買；因此一般商家都願意同他打交道，一來是可以賣得個好價錢，二來還可以免費替他鑑定一番呢！

經常徐悲鴻都是忙得無暇到琉璃廠閒逛，商

家有了新進的書畫藝品，便會送到東受祿街十六號，讓徐悲鴻過目；即使是事先毫無購買的意願，一旦遇到精品書畫，便會情不自禁的驚呼：「哇！這是一幅好畫。」或者是說：「哎呀！真是難得一見的精品！」

他這裡嘴中不停的嘟囔著，旁邊的畫商便樂得眉開眼笑，不消說又以十倍的高價賣給了徐悲鴻；有時徐悲鴻根本沒有這筆預算，畫商們則會十分慷慨的說：「徐先生既然喜歡，那就留下吧！等徐先生方便了再通知小的來收錢就是了。」有時徐悲鴻家裡的現錢不夠，提議添上自己的幾幅畫來成交，畫商也會欣然接受。

這種狀況一再在廖靜文的面前重演，她實在忍不住了，乃勸徐悲鴻說：「你何必要在畫商面前表示你那樣熱烈的愛好呢？你不會冷靜一些嗎？你總是讓人家看出你非買不可的心意，結果原可以少出一些錢就可以買到的東西，也被人家要了高價。」

廖靜文只覺得是「被人家要了高價」，然而究竟高出多少，在她的概念裡大約是高出二三成吧！要是她知道居然高出十倍之多，要心不疼死才怪呢！

徐悲鴻也知道廖靜文的話很有道理，然而下一次遇到畫商送來好畫時，照樣會情不自禁的讚不絕口，結果仍然是高價成交。際此景光，廖靜文往往自白了他一眼而無話可說，而徐悲鴻則陪著笑臉解釋說：「當一幅傑作突然展現在我的面前時，我怎能裝出平靜無事呢？我是一個畫家，對於真正的好畫，焉能沒有激動，就算是多出了

一點錢也值得的，真正的藝術精品是無價之寶啊！」

在故都這個人文薈萃的所在，徐悲鴻有機會收買到一些難得一見的珍貴書畫，特別是私人性質的書畫展銷時，常常會有一些精品出現，這種機會徐悲鴻從來不會輕易放過，必然要仔細加以觀賞及選購。

有一次垂露胡同方家舉行書畫展銷，徐悲鴻到時，有一位外國人正在一幅「梅妃寫真圖」前與主人討價還價；徐悲鴻若無其事的走近一看，哎呀！真是一幅好畫，他幾乎脫口而出。

這是一幅長卷，元代王振鵬的作品，畫面上是富麗堂皇的宮廷建築及禁中生活情形，人物眾多，場面偉大；最精緻的一段是宮廷畫師為唐玄宗的寵妃梅妃畫像的那一部分，氣氛凝靜，表情生動而傳神，若用放大鏡細看畫師的小小畫板上，梅妃的畫像清晰可見，真是神乎其技。

這樣一幅藝術精品，倘若是被外國人購得，從此流落海外豈不可惜；於是連忙對畫展主人說：「這幅畫我買了，照標價付款，分文不少。」主人自然是欣然同意，那位外國人不免現出了失望和沮喪的神情。

徐悲鴻在北平還購得一幅北宋的人物畫「朱雲折檻圖」，使他如獲至寶，自云可與「八十七神仙卷」相互媲美，這幅畫是描繪了一段歷史故事，說是漢成帝時的槐里令朱雲，因不滿佞臣張禹上不能匡正皇帝的過失，下不能造福於黎民百姓，只知植黨營私，為所欲為；因而請求皇上賜給尚方寶劍，要把張禹處斬，使亂臣賊子知所戒

懼。

而這位官拜安昌侯的張禹是漢成帝的老師，朱雲豈不是膽大包天嗎？於是在皇帝盛怒下，命令力士將朱雲拖出去斬首，朱雲攀住殿檻力爭，以致折斷殿檻。幸虧左將軍辛慶忌懇求皇帝道：「此人向以狂直著稱，他若說得有理，不可枉殺；他若說錯了，也應寬恕他，臣願以死相爭。」

漢成帝從善如流，赦免了朱雲，並下令折斷的殿檻不必修復，以表彰直言敢諫的忠臣。這一幅「朱雲折檻圖」便是描繪拖拉折檻這一剎那極其動人的畫面，徐悲鴻並為題跋云：

此幅曾入多種著錄，實是北宋人華貴手跡，就畫而言，實為中國藝術品中一奇，其朱雲與力士掙扎部分，神情動態之妙，舉吾國古今任何高手之任何畫幅，俱難與之並論，不待著錄考證，始重其聲價也。吾「八十七神仙卷」宣達雍和肅穆韻律，此幅則由傳抗爭緊張之情緒，而此二奇並歸吾典守，為吾精神之慰藉，自謂深幸已。

在私人書畫展銷的場合，還曾以普通的價錢購得一幅「王右軍書扇圖」，這也是描繪藝術界的一段雅事。據說一位賣扇子的老嫗因為生意不佳而非常焦急，正好大書法家王羲之路過，一時大興憐憫之心，遂在扇面上一揮毫；老嫗眼看著把扇面塗污，擔心更加賣不出去，而顯得十分不安，後來自然是一下子就賣掉了，畫面上王羲之全神貫注在振筆疾書，小僮在一旁盡力磨墨，老嫗則侷促不安，一個個呼之欲出，真是逼真極了，徐悲鴻亦在畫上題記云：

此為中國畫中罕見之妙跡，畫中人物若姥姥

神情之耽心，童子之盡力，反映出右軍氣度之高華與意態之瀟灑，不必定是李伯時手筆也。作者又以健筆易市塵為曠野，以誇張畫中主人清興，自是飄逸靈動也。

徐悲鴻也曾經以極其低廉的價錢，在舊書攤上買到過一幅北宋的「羅漢圖」，既霉且爛，毫不起眼，經過重新裱補後，立刻展現出璀璨的華彩，廖靜文為之驚訝不已，藝壇也認為是難得的奇蹟。徐悲鴻亦滿心欣喜的在畫上題記云：

此定是北宋高手所作，而霉爛已甚，戊子夏日，為吾發現，因得救出，燦然生輝，不減李公麟巨跡，誠生平快意事之一也。三十七年寒冬，悲鴻呵凍題於北平靜廬

### 荷花換得寬大校舍

值得一提的是世人特重所謂「名人書畫」或「名家書畫」。「名人」乃有地位、有聲望的人物，因其名聲響亮，至於書畫的好壞反而並不重要了；而「名家」係造詣精湛，卓然成家的藝壇巨擘，凡是名家的作品，不論精粗，均被人捧上三十三重天，絕不加以挑剔。

徐悲鴻收藏書畫，向來不重視「名人」，也不迷信「名家」。他認為雖然名不見經傳，未嘗沒有可圈可點的作品；即使是大名鼎鼎，也可能有粗製濫造的書畫。對於書畫本身的藝術價值，徐悲鴻自有一套評估的方法，絕不人云亦云，或以市場價格為依歸也。

這也就是徐悲鴻何以會把一幅價值昂貴的山畫，和張大千交換了一幅價值差得很遠的國畫

的緣故，徐悲鴻的那一幅是北宋董源的巨幅山水，而張大千的一幅卻是清代金冬心所畫的「風雨歸舟圖」；若以金錢價值而論，二者確有天壤之別，但是徐悲鴻卻認為非常划算，並在「風雨歸舟圖」上題詞云：

此乃中國古畫中奇跡之一。平生所見，若范中立「溪山行旅圖」，周東村「北溟圖」，與此幅可謂世界上所藏中國山水畫中四大支柱。古今雖然難稱荆關董巨，荆董畫世界尚有之，巨然卑卑，俱難當吾選也。

一九三八年秋，大千由桂林挾吾畫董源巨幀去。一九四四年春，吾居重慶，大千知吾愛其藏中精品冬心此幅，遂託目寒贈吾，吾亦欣然，因吾以畫為重，不計名字也。

為了這件事情，張大千總覺得欠了徐悲鴻一些什麼，因此，抗戰勝利以後，兩人在北平重逢，徐悲鴻說是請張大千畫一幅荷花，以作重要用途；張大千二話沒說便在徐家書房中展紙揮灑，畫了兩幅荷花，一幅送給廖靜文，另一幅以備徐悲鴻所謂的「重要用途」來使用。

原來是因為北平藝專的校舍太過狹窄，徐悲鴻想要懇求北平行轅主任李宗仁，另撥一所寬大的校舍，除了張大千拿手的荷花以外，徐悲鴻也畫了一幅奔馬，一齊送給李宗仁，以博取他的歡心；果然，過了一些時候，北平行轅便撥了一所寬大的校舍，使得爾後學校的發展，有了輝煌的空間與前途。

### 扶病授課半身傾倒

北平變色以後，一切都走了樣，徐悲鴻小心翼翼的仔細觀察，生怕有什麼不測之禍。

民國三十八年（公元一九四九年）三月，「保衛世界和平大會」在巴黎召開，共產黨越俎代庖的派出了一個代表團，取道西伯利亞前往參加，代表團長是郭沫若，團員有曹禺、艾青、丁玲、田漢、洪深、馬寅初、鄭振鐸、程硯秋、古元、曹清華、剪伯贊、鄧初民、戴愛蓮及徐悲鴻；大部分均為藝術界人士，有些老早就是共產黨員，有一些是左右搖擺不定的人物，而有一些則是具有相當的知名度，而被共產黨加以利用者，像是程硯秋在國劇方面的造詣，以及徐悲鴻在藝壇上的地位。

代表團到了莫斯科，正準備啟程前往巴黎之際，突然接到法國政府拒絕他們入境的通知，說是他們不能代表中國與會。迫不得已，一些共產黨國家乃虛應故事的在捷克首都，仿照，巴黎也舉行了一個小型的「保衛世界和平大會」。此行由於疲勞過度，徐悲鴻血壓上昇高達二百度，四肢疲軟無力，幾乎有半身癱瘓的可能。

中共政權成立以後，北平藝專改制為「中央美術學院」，徐悲鴻也水漲船高的變成了院長，不久後又當選了全國美術家協會主席。

共產黨慣於榨取人家的剩餘價值，徐悲鴻便墜其術中而不自覺，硬是抱病參加各種活動，甚至還遠赴山東實地體驗艱鉅的「導沐整沂」工程；在工地到處奔波，勾勒了許多草圖，也畫了不少素描，打算回到北平以後，創作一幅巨大的油畫，然而油畫剛剛開始，徐悲鴻便病倒了。

發病的時間是在深夜，廖靜文帶著一兒一女睡在另外一間臥室，生怕打攪了徐悲鴻的睡眠。每天清晨原本都是徐悲鴻第一個起床，這天八點多鐘還不見動靜，廖靜文悄悄的推門探視，驚見徐悲鴻痛苦的睜著眼睛，已經半身癱瘓，嘴巴裡嗚嗚有聲；廖靜文又急又怕，慌亂中召來了救護車送入醫院，果然不錯，就是他所擔心的腦溢血，終於發生了。

這是民國三十九年（公元一九五〇年）夏天的事，廖靜文衣不解帶的在醫院照顧，四個月後方才略有起色，開始能坐在床上，聆聽廖靜文為他讀報紙、讀雜誌，不外乎是一些不使他感到過於興奮的消息及文章。

北平降下了第一場雪花，醫生開了一些藥物及針劑，同意徐悲鴻回家休養。廖靜文每天要用冬青油擦抹徐悲鴻那癱瘓的半邊肢體並進行按摩，注射則是由學校醫務室的護士李惠文負責，廖靜文覺得人家往返很不方便，於是便學會了注射，親自為丈夫打針。

就這樣徐悲鴻在病榻上躺了一年，廖靜文除了為他朗讀報章雜誌而外，並讀完了許多部中外的小說。到了民國四十二年（公元一九五三年）春天，蜀葵花屋院子裡的桃花綻放、丁香吐蕊、葵花抽芽、榆葉似錢，徐悲鴻頓感生意盎然，漸漸能下床行動了；繼而撐著拐杖到學校去巡視，從一個教室走到另一個教室，仔仔細細的檢查學生們的繪畫習作，對於學生們的成績很不滿意，他自責的說：「都是因為自己病了年多，沒有盡到責任，心裡非常難過。」

於是，徐悲鴻勉強打起精神，扶病為學生們講課，講著講著，完全忘記了自己是有病在身的人；實際上他那癱瘓過的左半邊肢體，並沒有完全復原，學生們看著他身子，老是往左傾斜，左半邊的手腳，也好像是軟弱無力，大家好生心疼。

### 走完人生最後旅程

暑假期間，辦了一期「美術教師進修班」，參加者都是頗有造詣的美術老師，分成素描小組和油畫小組，徐悲鴻把自己的多幅畫作提供學員們參考；大家看到的是色彩豐富，造形嚴謹而有韻律感，顯然是以西方印象派的色彩，和古典主義的嚴格素描相結合，嚴謹而不拘謹，重概括取捨，以求達到致廣大而盡精微。

徐悲鴻解釋說：「每一筆都要有形，又要有色；在一個整體的形中，又可以分析出很多形；然後再統一起來，又是一個整體。」

「關於油彩，必須在調色板上調好了以後，才移到畫面上去，決不是在畫面上將顏色來回塗抹。調好了的色彩，一筆一筆擺到畫面上去，就如同鑲嵌一般，必須嚴絲合縫的銜接起來。」

「把中國繪畫的渲染法和西洋畫的明暗法相結合，在油畫上便能表現出奇妙的效果；不但盡得西洋繪畫的神髓，兼可具有中國繪畫傳統的精神和韻味。」

「一切藝術都是不停的在發展與創新，停滯不前就沒有生命了。中國畫必須吸收西洋畫的某些優點，便會更加豐富。中國傳統的文人畫稱為

「國畫」也不太妥當，有點惟我獨尊的味道，而且介紹給外國人聽，也不容易解釋清楚，實際上應該稱為「彩墨畫」。

以上這些說法，都是徐悲鴻對藝術方面的見解。教師進修班結束以後，在一次文藝性質的集會上，徐悲鴻又因為勞累過度，再度發生了腦溢血現象；倉皇抬進了北京醫院，幾位「蒙古大夫」慢條斯理的——從頭檢查，廖靜文喊著說：「他不是別的病，是腦溢血，請你們趕快採取搶救措施吧！」

大夫們沒好氣的回應道：「治病是我們的事，你懂得什麼？」

等到確定是腦溢血，開始從手臂放血、用冰袋敷額、注射強心針，然而徐悲鴻已經陷入昏迷狀態了，這是民國四十二年（公元一九五三年）九月二十三日晚上的事。

整整三天三夜，徐悲鴻一直睜著眼睛在痛苦的掙扎，廖靜文在床邊聲嘶力竭的喊著他，他絲毫沒有反應；拖到九月二十六日清晨二時五十二分，徐悲鴻終於走完了他五十八歲的人生道路而與世長辭了。

一星期後，徐悲鴻安葬於八寶山公墓，無限的悽寂留給了年甫三十歲的妻子廖靜文。

民國四十三年（公元一九五四年）九月二十六日，徐悲鴻逝世一週年紀念之際，以蜀葵花屋為基礎的「徐悲鴻紀念館」成立了，廖靜文捐出了徐悲鴻全部的繪畫及收藏品，計有徐悲鴻的遺作一千餘幅，自然包括若干幅巨大的非賣品在內，收藏品包括了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及近代書畫

名家的書畫又是一千餘幅，其他珍貴的圖書、圖片、碑帖等更有一萬多件，連蜀葵花屋的房舍土地及家俱什物，統統都捐了出來。

廖靜文安排了兒女的生活及照顧細節，自己重新進入北京大學就讀，四年後大學畢業，開始擔任徐悲鴻紀念館館長。在天翻地覆的「文化大革命」中，徐悲鴻的紀念館數度受到波及，徐悲鴻的墓碑也被砸碎，後來因為修建地下鐵路，蜀葵花屋全被拆除，地上的樹木也被砍伐淨光。十多年以後，徐悲鴻紀念館才又重建完成，他的墓碑也獲得修復。

### 開拓中國繪畫新徑

徐悲鴻自幼便從父親那裡，承襲了中國傳統繪畫的理念與技法，留學法國巴黎更廣泛接觸到西洋藝術的薰陶和影響；遂把他塑造成一個傑出的畫家，更成爲一個卓越的藝術教育家。

自從西風東漸以來，華夏文明受到強烈的衝擊和影響，舉凡政治制度、文學藝術、社會結構、風俗習慣，都有著大幅度的改變；而力倡傳統國畫必須力求革新，揚棄陳陳相因的掌大蠱者，便得首推徐悲鴻了。

其實，倡導中國繪畫革新論者，並不僅祇是徐悲鴻一人而已，其他像是林風眠與劉海粟等人，呼聲及造詣均不在徐悲鴻之下；但是所產生的效果卻遠遜於徐悲鴻，而在畫壇上的歷史地位，更無法與徐悲鴻相提並論了。

究其原因，大約有兩個：一個是因為徐悲鴻善於推銷自己；一個則是徐悲鴻始終居於較具影

響力的關鍵位置有以致之。

先說善於推銷吧！任何一個成名又成功的畫家，不但要「叫好」，尤其要「叫座」；前者是獲得眾人的稱道，後者卻必須使人樂於掏腰包來買他的畫幅，而且「叫座」比「叫好」似乎還要來得迫切與重要。

爲了首先贏得「叫座」這一關，徐悲鴻刻意的在畫像上痛下工夫。根據「心理學家」的說法是：人人都酷愛照鏡子、更愛聽到人家喊叫自己的名字，喜歡戴高帽子，更熱衷於攝影拍照，畫像能夠凸顯優點、隱藏缺點，比攝影更加高明，特別是有頭有臉的人物，無不喜歡爲自己畫一幅堂而皇之的油畫肖像，懸在廳堂上以示與眾不同。南洋的富有華僑喜歡這一套，國內的達官顯貴與社會名流也有志一同；徐悲鴻能夠滿足別人的愛好，不祇是財源滾滾，亦且左右逢源，這是其他同一時期的畫家，所望塵莫及之處。

光是在上層社會「叫座」還不夠，中下階層也必須兼顧才行，如果阿貓阿狗，名不見經傳的人都要求畫一幅油畫肖像，就算付出相當的代價，徐悲鴻也會斷然拒絕；原因是一幅油畫肖像要花多少精神與時間啊！因此他便研究出一套不費多少時間與精力，便可畫好的藝品，像是花鳥、貓狗、雞鴨等，尤其是奔馬，三筆兩筆便可以拿來送人及賣錢；這自然是走大眾化的路線，不停的畫，四處展覽，盡量廣結善緣，隨時隨地都能看到徐悲鴻的作品，自然也就名滿天下了。

然後再談到「叫好」這一層，須知要想被肯定成爲一個重量級的大畫家，必須要完成幾幅巨

大的繁複的畫面，人物眾多，內容堂皇，意義非凡，耗費的精力與時間十分可觀；像是徐悲鴻所繪制的「田橫五百士」、「倭我后」、「九方臯」、「愚公移山」等大幅作品，到處展示於觀衆面前，卻標示著「非賣品」，使人嘆爲觀止卻不能據爲己有，望洋興嘆之餘，徐悲鴻也就聲譽聳起了。

至於說到關鍵位值，徐悲鴻可說是得天獨厚，幸運異常。自從民國十五年（公元一九二六年）他從法國學成歸國後，不旋踵便接長了中大藝術系，後來又出任過三個月的北平藝術學院院長；抗戰期間人家在烽火中飽嚼硝煙滋味，他卻在



民國三十七年（一九四八）徐悲鴻（右一）與齊白石（左）在北平合影。

南洋各地照樣十分風光；回國以後又榮膺中國美術學院籌備處主任、院長，雖然並沒有若何大規模的展開研究工作，不可否認的總算是藝壇的領袖人物了吧！抗戰勝利以後，擔任北平藝專校長，發揮了他自己的藝術教育理念，頗有一番開展，大陸變色後繼續擔任中央藝術學院院長；算來前後二十多年始終居於爲人師表的地位，直接間接受其教導、薰陶、影響者比比皆是，因此，遂自然而然的成爲藝壇祭酒，無人能與之媲美。

無可置疑的是：徐悲鴻在「中國繪畫改良論」上提出了「寫實」二字，確實是給中國傳統的繪畫注入了新的生命與活力。他也身體力行的繼承了中國傳統繪畫的精髓部分，並吸取了西洋古典繪畫中的寫實主義創作的方法和技巧，加以巧妙的揉和，遂開創出中國藝術的嶄新途徑。

### 一代大師尙難肯定

我們可以肯定的是：徐悲鴻的繪畫作品，在題材、構圖、造型、色彩、透視、比例、氣氛等各方面，都豐富了傳統中國繪畫的範圍與表達的意象；然而，他的表達方式顯得拘泥，畫面的筆觸也不夠靈活，有些線條與渲染甚至有點不搭調的味道，據說那是因爲力求開創，而難臻圓熟之故。根據「藝術史」上的記載：任何獨創一格的理念及技法，總要經過半個世紀，方可日臻完美。果真如此，這副擔子就要落在這一代藝壇人士的身上了。

徐悲鴻高舉著革新的旗幟，一竹竿打翻一船人，當然會招致一般傳統畫家起而抗爭，最有力的說法是：徐悲鴻的「彩墨畫」佈局及筆韻，均無法達到中國傳統文人畫的超然意境；更欠缺古拙、瀟灑、含蓄、無盡的意味，因而他的畫格也就低落了。

也有人從他的幾幅巨幅的代表作品裡，來評估徐悲鴻的意識形態，認爲他對時代主流的認識不夠明確，態度也跡近曖昧，作法也有待商榷；因此在他的作品中，更夾雜了許多個人色彩、感傷情懷與浪漫作風，而且他的人格，他的風骨，也不無可議處。

如此看來，徐悲鴻作爲畫壇奇葩猶可，倘若稱其爲一代大師，還是無法肯定的啊！